

[英] 罗 素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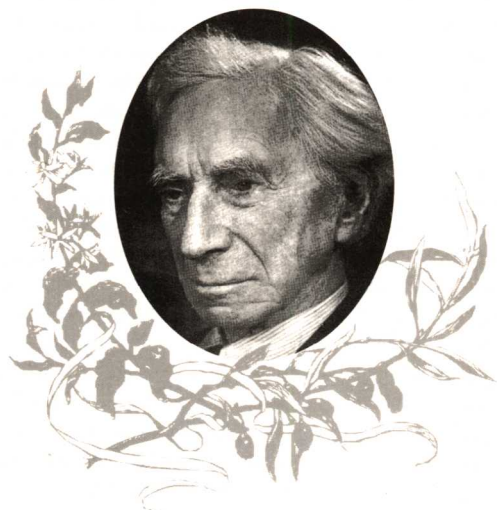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罗素论两性价值互动

AMPHIP ROTIC VALUT HELP EACH OTHER



人的真实生活不在于穿衣吃饭，而在于艺术、思想、和爱，在于美创造和冥想，以及对于世界的合乎科学的了解。

——罗 素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英] 罗 素 / 著

王子予 /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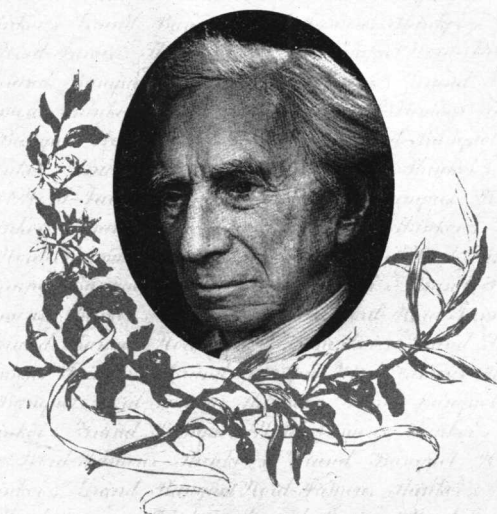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罗素论两性价值互动

AMPHIP ROTIC VALUT HELP EACH OTHER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向阳, 刘晓建编.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ISBN 7-5385-2786-9

I. 世… II. ①向…②刘…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705 号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书 名: 罗素论两性价值互动

主 编: 向 阳 刘晓建 封面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0431—5640624)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786-9/G·1924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266 千字

印 张: 196

定 价: 750.40 元

本 册: 26.80 元

出版说明

21 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新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泱泱大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复兴。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是基于此，我们想到了要出一套世界大师的学术名著思想丛书。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中国，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大多有单行本，各家出版的目的也不同，亦各有自己的系统，体例上也不完全统一，如今我们本着学术名著大众化、通俗化、实用化的原则，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编译，对原著的序跋予以删除，统一体例。相信读者朋友们懂得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们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对于丛书有欠水准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1. 关于幸福	(1)
2. 悲伤的原因	(6)
3. 拜伦式的不幸	(14)
4. 情爱小析	(26)
5. 关于家庭	(33)
6. 性和幸福	(45)
7. 浪漫的爱	(52)
8. 妇女解放	(60)
9. 性知识禁忌的负面影响	(76)
10. 论热情	(88)
11. 有关试婚的辩论	(99)
12. 关于婚姻	(105)
13. 爱的重要性	(112)
14. 家庭的地位	(118)
15. 个人心理中的家庭	(127)
16. 家庭与国家	(134)
17. 婚姻的解除	(141)
18. 卖淫问题	(149)



1. 关于幸福

幸福，部分靠外界环境，部分靠自己。我们将探讨靠自己那部分，而且我们发现，在与自己相关的范围里，幸福的窍门是十分简单明了的。

许多人以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带有宗教成分的信仰，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有许多人以为，他们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的忧伤有着错综复杂和高度理智的根源。我不相信这些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真正原因，我想它们仅仅是现象而已。一个不快乐的人通常会采用不快乐的信仰，而一个快乐的人会采用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其幸福或不幸福归之于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关系却截然相反。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某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如衣食住行、健康、爱情、成功的工作和来自同伴的尊敬。对某些人来说，为人父母也是很必需的。在缺少这些东西时，惟有不凡之辈才能获得幸福，但倘若一个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或通过一番恰当的努力能够获得它们，而他依旧感到不幸福时，那他必定有某种心理上的失调，如果这种失调非常严重，他就应该去精神病医生那儿治疗，但在这般情况下，只要他把事情安排恰





当，那么病人自己也可以医好这种失调。

在外界环境不太糟糕的地方，一个人应该能够获得幸福，只要他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不是向内发展。因此在教育和我们适应世界的企图方面，我们都应极力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欲，尽量获得那些能阻遏我们的思想，永远专注我们自身的情爱 and 兴趣。

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他们的天性。而将我们锁闭在自身内的情欲，则构成了一所最糟糕的监狱。在这类情欲中，最常见的有：恐怕、妒忌、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作害我们或不能满足自我。

人们极不愿意在事实面前低头，急切地想躲进谎言的长袍里，主要原因不外是恐怕。一旦谎言的长袍被撕破，这时已习惯于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饱经风霜、结实硬朗的人，要遭受更多的痛楚。况且，那些自欺者往往也认识到是在自我欺骗，他们整天畏怯疑惧，生怕某件不利的事情迫使他们沮丧地面对现实。

自私自利的情欲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因其情爱的繁杂而受到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不堪，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因犯罪感而痛苦的人，自恋之苦尤为严重。在世界上，他感到最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传统宗教最严重的谬误，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总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宏的情爱和广博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和兴趣，又凭借它们使他成为许多别人的兴趣和情爱的对象，从而他获得了幸福，能



成为情爱的领受者，这自然是幸福的一大原因，然而索要情爱的人并非就是得到情爱的人。广义地说，得到情爱的人是给予情爱的人。不过，倘若为了索取才付出，才给予他人情爱是无效的，因为有算计的情爱不是真诚的，领受者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一个被囚禁于自身内的不幸福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要时时考虑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他就依然是自私自利的，并且无法跳出这一恶性的圈子。如果他想跳出来，他就需要借助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作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

虽然这么做确有困难，但他毕竟还能做不少，如果他能正确地断定其问题之所在，例如，如果他的问题源于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犯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从事一些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至；如果他的问题源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应该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天大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的问题源于恐惧，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锻炼。

自古以来，沙场上的英勇无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男子的训练，大部分培养那种视战争如儿戏的性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会引起同样的重视，不过它们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

你应该培养这种感受：即使你在品德上、才智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最终能使你面对事实而不畏惧退缩，并因此将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这之后能产生什么样的客观兴趣，便是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所能影响的，可别对你自己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准



会幸福。”并因而开始收集邮票，也许你可能发觉集邮没趣得很呢！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才会对你有益，不过你可以完全相信这点，一旦你不再沉溺于自身时，真正客观的兴趣便会产生。

在极大的程度上，幸福的生活犹如善良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自我克制，有意识地自我克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己，并清楚地知道他所作的牺牲，结果当前的目标往往失败，最后的目标几乎总是落空。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向外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经雕琢的行为，而相同的行为，对于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德性的人，惟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

我认为幸福便是善，然而依照享乐主义者的观点所提到的行为，与清醒的道德家所提到的行为大体相同。不过道德家往往重视行为，而轻视心理状态。

行为的效果有天渊之别，这取决于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即将淹死，便凭着援救的直接冲动去救他，那么待你从水中冒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损害。相反，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救一个无助的人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我想做一个有德性的人，所以我必须救这个孩子。”那么事后的你比起先前的你来，将变得更坏。在这个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不明显的事情。

传统的道德家会说爱情应该是无私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爱的自私不应超过某种程度，但它无疑应具有这种程度的自私，即一个人能从成功的爱情中得到幸福。倘若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求婚，理由是他衷心地希望她幸福，同时认为她能给予他自我克制的理想机会，那么，那女子能否完全满意是成问题的。



无疑，我们期望我们所爱的人幸福，但不应该将它作为我们自身幸福的一种替换。事实上，一旦我们对他人或身外之物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自我克制学说所包含的自我和他人的全部对立也将化为乌有。由于具备了这种兴趣，一个人感到自己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像撞球那样，是一个坚硬独立的实体，这种撞球，除了撞击外，不可能与别的撞球发生任何关系。

所有的不幸福都基于某种分裂或缺乏一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缺少协作和配合，因而造成了自我的分裂。自我和社会的连结要靠客观兴趣和情爱的力量，由于没有这种力量，又造成了自我和社会缺乏一致。一个幸福的人决不会遭受这两种分离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以分裂来对抗自己，也不以分裂来抵御世界。

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尽情地享受世界所给予的五光十色和舒畅快乐，不会因为想到死亡而苦恼万分、心神不定，因为他感到自己不会真的与后来者分离。惟有在这种与生命之流如此深刻的、本能的结合中，人们才能找到无与伦比的欢乐。



2. 悲伤的原因

动物只要健康，吃得饱，就幸福快乐了，人类本应如此，但在当今世界，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自己不幸福，或许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个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几个同你一样。

在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一番检视之后，就可以去学习察颜观色洞察心理的艺术；使自己更善于体味周围的不同心境。

英国诗人布莱克说：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尽管不幸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总是如影相随。在纽约这样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里，当你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在骚动的夜总会里，你会从心灵里完全剔除自我，任凭周围陌生人的个性——留驻你的眼底。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烦恼。在匆匆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虑不安、精神过度集中、消化不良的许多人，他们缺乏兴趣，毫无闲情逸致，对同伴更是冷漠无情。



周末，你会看见红男绿女，轻松悠闲地走在大街上，有钱的就去寻求快活和享乐。这种追求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长长的车队蜗牛似地缓缓爬行；坐在汽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两旁或是周围的景象，因为稍一旁视便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有这些汽车里的人此刻所关注的便是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点；要是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就像那些坐在车中而未握方向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让他们露出沮丧的神情。有时一辆装满黑人的车上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公愤，到最后因为交通事故而落到警察手中：假日里的快活变成了非法的。

或者，再来看看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消遣快活一番，这种决心之坚定，犹如一个人去看牙医时保证神经不紧张激动一样不可动摇。一般都认为饮酒和吻抱能通向欢乐之路，于是人们开怀畅饮，尽量不去注意自己的反应。一阵狂欢滥饮之后，他们开始哭泣流泪，哀叹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

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感的发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却为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源于社会制度，部分源于个人的心理，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促进人类的幸福而在社会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有关战争、经济剥削、棍棒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并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文明时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找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但是当人类如此不幸，以致于互相残杀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来反倒显得不怎么可怕时，再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



的。如果机器生产是为了增进最为需要的人的利益、防止贫困的永久性所必要的，但是如果人们都痛苦不幸，那么共同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呢？棍棒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这类教育的奴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教育的。

以上这些思考使我们想到一个与个人有关的问题：一个男人或女人，此时此地，在这多变的社会中，怎么来获得个人幸福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将把注意力移到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经受过来自外部的巨大痛苦：假定他有足够的收入解决温饱住宿问题，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各项普通的活动，我不考虑这类巨大的灾难，如子女全部夭折，或是当众受辱等，这类事件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们的确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说的事情相比，它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是想找到一种对文明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遭受日常不幸时进行医治的处方，这种不幸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几乎无法加以回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

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而引起的，结果导致了对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正是人和动物的一切幸福和快乐最终所依赖的。这些事物的获得本是力所能及的，我因而提出一些变通的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气，便能通过这些转变得幸福。

对我所提到的哲学的介绍，我的简要自传或许是最好的开始。

我生来并不幸福。小时候，我喜欢听的圣歌是：“对尘世觉得厌倦，我望头重负罪孽。”我五岁时，这么想过，要是我



活到七十岁，才熬过了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我觉得面前漫长的厌烦、无聊的生涯简直难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杀的道路上徘徊，而我之所以最终没有自尽，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

相反，现在我热爱生活；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一方面是由于我发现了什么是最想得到的东西，并且逐渐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成功地摒弃了某些原先向往的目标——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欲望。

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

像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有过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的习惯，我自以为是公正的——一个可怜的怪人。后来，我渐渐学会了忽略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把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如世界大事、各种学科知识以及我所喜爱的个人等。

对外界事物的种种兴趣可能带来各式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发生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很难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但是这些痛苦不会像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那样，毁灭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每一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一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阻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而对自我的兴趣则不会激起进取的活动。

这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许是要当个僧侣，但是僧侣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他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以后，才会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实从清道夫这一行业中也可以得到，只要他坚守岗位。对那些自我关注过于严重，用其他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惟一道路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普通的有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三种。

说到“罪人”时，我并不是指触犯刑律的人，根据对这一词语的不同解释，既可以认为人人都在犯罪，也可说谁都没有犯罪。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其精神贯注于犯罪意识中。他始终在自责，如果他信教的话，就把这解释为是上帝的旨意。他对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一定的要求，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却总是相矛盾的。如果他在有意识的思维里早就抛弃了孩童时学得的那些道德准则，那么犯罪意识或许埋藏于他的无意识深处，只有在醉酒或睡眠中才浮现出来，但是，这已足以使一切事物失去了其吸引力。

实际上他依然接受了在婴儿期学的所有禁律。

骂人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做生意的精明是邪恶的；性行为更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放弃这类欢愉，但是这一切在他思想中却都受到了毒化，自己由此而堕落了。他全身心去追求的一种快乐是受到母亲的亲切抚爱，儿童时代的这一经历至今依然记得。因这种快乐如今已无从享受，所以他便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既然自己总是要犯罪的，干脆就深陷到罪恶中去吧。

谈恋爱时，他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是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形象的存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不可能产生尊重。失望之余，他变得冷酷了，之后又后悔自己的冷酷，接着再重复新一轮的幻想的罪恶与真诚的悔恨。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强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走上歧途的，是对难以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忠诚献身，还有就是童年时代受到的可笑的伦理准则的灌输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摆脱早期

信仰和情爱观的统治。

自恋，正是习惯性犯罪意识的反面；它包括对自我的希望被人羡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不必为之哀叹；只是在发展过头时，才成了一种邪恶。

有些女人，尤其是富有的女人，她们身上对爱的感受已经完全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望，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爱她们。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一个男人爱她时，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了。男人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为数少一些；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

虚荣达到这种程度，就不可能对人产生真正的兴趣，也不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其他方面的兴趣则会更快地低落下去。例如，一个自恋者在看到大画家们受到崇敬时，激动之下，也许会去当一个美术专业学生。但是，对他来说，绘画不过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绘画技巧从未引起他的兴趣，除了与自己有关的以外，看不见任何别的主题。结果是失败和失望，而不是期望中的人们的奉承赞扬。

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小说家身上，他们的小说总是把自己作为理想的英雄。事业上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事业相关的对象的真正兴趣。一些成功的政治家们的最终悲剧就在于原先对社会的关注，逐渐为自变情绪所替代。

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赞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惟一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敬慕，那他是不大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即使他达此目的，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从来都不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对自己加以人为限制的自恋者，恰如一个为犯罪意识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爱狩猎活动本身。